吳都文粹續集

二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

明 錢穀 撰

城池人物

平江路新築郡城記

鄭元祐

自泰伯至壽夢始大及闔閭用子胥而城郭宮室為東南霸也言泰伯城者二里二百步在今梅里泰伯以天下讓宜不肯有其城也及闔閭徙都於吳子胥築城周四十七里象天法地城邑既完府

庫既充遂觀兵上國一傳至夫差子胥諫死未幾吳為越併更江左六朝以迄唐末五季前後宋皆以吳為大藩屏世祖皇帝一天下六合為宮不設險于區區城郭也至正十一年紅巾賊起汝陽明年春浙東海寇劫崑山廉訪使者朝鮮李公深惟平江賦役供國家經費什之七郡無城郭何以禦寇乃謀於監郡六十公太守高公時百需出於吳者日不暇給不得已會司屬僚佐驗民之家貲厚薄計量城之長短高下分築之罷弱戶

名某字某云

吳都詩　　虞世南

畫野通淮泗星躔應斗牛玉牒宏圖表黃旗美氣浮三分開霸業萬里宅神州高臺臨茂苑飛閣跨澄流江濤如素蓋海氣似珠樓吳趨自有樂還似鏡中遊

同前　　駱賓王

維舟背楚服振策下吳畿盛德宏三讓雄圖枕九圍黃池通霸業赤壁暢戎威文物俄遷謝英靈有盛衰行嘆

鴟夷沒遽惜湛盧飛地古烟塵暗年深館宇稀山川四望是人事一朝非懸劍空留信亡珠尚識機鄭風遥可託關月渺難依西北雲逾滯東南氣轉微徒懷伯通隱多謝買臣歸唯有荒臺露薄暮濕征衣

吳門　崔融

洛渚閶吳潮吳門草色饒晚烟楊柳岸春水木蘭橈城邑南溟近星辰北斗遥無因生羽翼輕舉託還飈

登吳古城歌　劉長卿

登古城兮思古人感賢達兮同埃塵望平原兮寄遠目歎姑蘇兮聚麋鹿黄池高會事未終滄海横流人蕩覆伍員殺身誰不冤竟看暮樹如所言越王嘗膽安可敵遠取石田何所益一朝空謝會稽人萬古猶傷甬東客黍離離兮城坦陀牛羊踐兮牧豎歌野無人兮秋草緑園為墟兮古木多白楊蕭蕭悲故柯黄雀啾啾爭晚禾荒阡斷兮誰重過孤舟逝兮愁若何天寒日暮江楓落葉去辭風水自波

吳古城　姚合

江城吹角水茫茫曲引邊城怨思長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登闔閭古城　武元衡

登高望遠自傷情柳發花開映古城全盛已隨流水去黃鸝空囀舊春聲

吳城覽古　陳羽

吳王舊國水烟空香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舞地

年年先發館娃宮

吳門夢故山　趙嘏

心熟家山夢不迷孤峰寒繞一條溪秋窗覺後情無限
月墮館娃宮樹西

吳門　王安石

朝遊盤門東暮出閶門西四顧茫無人但見白日低荒
林帶昏烟上有歸鳥啼物皆得所託而我無安棲

同前　文天祥

樓臺俯舟楫城郭滿干戈故吏歸心少遺民出涕多鳩居無鵲在魚網有鴻過使遂睢陽志安危今若何

過姑蘇城二首　張羽

片帆迨遞入吳烟竹溆蘆洲斷復連柳影濃遮官道上蟬聲多傍驛樓前近湖漁舍皆懸網向浦人家盡種蓮行到吳王夜遊處滿川芳草獨堪憐

故國有荒臺登臨一愴哉屧廊風落蠹香徑雨生苔苑廢民家占城摧客弔來伍員當日語千古尚堪哀

城門曲　楊維楨

諜報越王兵城門夜不扃孤臣睛不死門月照人青

過蘇州　劉基

姑蘇臺下垂楊柳曾為張王護禁城今日淡烟芳草裏暮蟬猶作管絃聲

姑蘇臺下垂楊柳落葉蕭蕭日暮風天地山河有真主迎來送往總成空

憶昔吳宮無事時滿城楊柳舞西施如今柳盡西施死

恨殺當年陌上兒
陌上清歌最可聽誰知此是斷腸聲就中更有楊枝曲
恨殺昏鴉及曉鶯
虎邱山下月朦朧閶闔門前動地風子夜一聲琴一闋
杜鵑聲在碧雲中
燈映窗前紙不鳴四鄰無語犬號聲南陽已死為霖了
何用人間更得名
滿地寒風滿面塵荒烟白草舊通津宴安酖毒俱亡國

可但西施解悮人
成敗由天總所知烏須拔劔更何疑誰言碧海劓蛟手
也學臨春井底兒
小雨如膏漬陌塵一溝寒碧曉生鱗餘年已自無多子
更向途中見早春
夜發吳門　　趙孟頫
吳樹依依吳水流吳中舟楫好夷猶多情最是吳門月
又送行人下秀州

吳門　張泰

萬井烟花繞故都闔閭宮苑自荒蕪江䰟吼浪空讐越山黛顰秋已破吳臺下草深無過鹿城頭月落已啼烏英雄老去年華在海日曈曈水滿湖

吳門懷古　顧璘

南眺荒原思悃然闔閭城古澹蒼烟吳宮已沒彈絲處胥渚猶傷賜劔年渺渺晴湖浮遠岫萋萋春草下平田長洲廢苑那堪問落日秪餘麋鹿眠

閶門　米芾

蘋風忽起吹舟悍雨打圖書藏裹亂閶門咫尺不安流何況盟津與江漢非無輕楫與長篙逆風逆水適相遭須臾風迴水流順星宿浮槎趂月高

同前

吳王故苑古長洲潮汐池邊一佇留秀蕙芳蘭無處所亂莞叢葦滿清流

同前　朱長文

九曲堙淪茂苑荒吳人誰復怨吳王莫嫌故國千秋遠
知是仙家幾日長湖上只誇浮海相里中休笑效顰娘
舊時芳徑依然在但屬漁樵自採香

閶門調行客　　范成大

日夜飛帆與跨鞍閶門川陸路漫漫人生自苦身餘幾
天色無情歲又寒萬事誰堪六如觀一杯莫信四并難
重陽雖過黄花少尚有遲開玉雪團

自閶門騎馬入越城二首

日影穿雲亦未濃夜來踈雨洗晴空村前村後東風滿畧數桃花一萬重

斷橋隤岸數家村雨少晴多減漲痕雪白鵝兒緑楊柳日高猶自掩柴門

閶門　范仲淹

吳門聳閶闔迎送每躋攀一水帝鄉路片雲獅子山落鴈漁釣外斜柳别離閒白傅歸休處盤桓幾厚顔

同前　倪瓚

畫角一聲歸輿動醉扶明月下丹梯

入閶門有懷蕭太守若愚　胡纘宗

晴日梅開花覆山梅花仙子白雲間扁舟相訪不相及

夜夜閶門月滿灣

胥門　王安石

誤𧆑雲巾别故山柢吴由越兩間關千家漁火秋風市

一葉歸舟暮雨灣旅病愔愔如困酒鄉愁脉脉似連環

情知帶眼從前緩更恐顛毛自此斑

同前　陳植

長堤柳線弄春柔姑蘇臺下馬如流春波溶漾緑潑油官船檛鼓百花洲旌旗黕黲城上樓烟中雉堞高山邱嗚嗚清角行人愁

盤門　許渾

無處登臨不繫情一憑春酒醉高城暫移羅綺見山色纔駐管絃聞水聲花落西亭添别夢柳陰南浦促歸程前期迢遞今宵短更倚朱闌待月明

晚入盤門　　范成大

人語嘲喧晚吹涼萬窓燈火轉河塘兩行碧柳籠官渡一簇紅樓壓女墻何處采菱聞度曲誰家拜月認飄香輕裘駿馬慵穿市困倚蒲團入睡鄉

盤門觀兵　　張紳

朝出盤洲門觀兵具區外黃龍分兩翼玄甲列五衛軍威晝角振殺氣飛鳥退三門將已發三壘法更秘秋清太白高天黑欃槍墜犀從蛟室騰蛇向馬脊蜺雲翻風

是乾亥無疑乾為天亥則紫微帝座所次是謂貴龍此城既主是山法當用金局乾亥於本五行屬金故也山如此水則當與山相應此邪水勢自東南貪狼西南及正西武曲以至西北巨門等位來其來皆原於太湖由正北廉真及正東東北祿存而去以入於江而歸之海其來去無一不合金局之法故自古常為大郡國今為行都藩輔而吳中人物繁夥冠蓋崢嶸所以常甲於東南今觀水之流派常自閶盤二門入即西南西北水也

襲府圖之誤以蛇門為赤門爾蛇門在城之巳方故以蛇名赤門以在城正南正陽之地其義可考況蛇門直南正對吳江運河今舟船自南來非東入對門即西入盤門皆迂遠十數里於水行非便昔吳王闔閭始作城伍子胥實規畫之立水陸門各八其後諸門開閉不常吳時欲以絶越遂不開東南門即蛇門也不知塞絶生氣故終為越所滅兹亦明效大驗至吳晉李唐時諸門未嘗不開故左太冲賦吳都有通門二八水道陸衢之

葑門續記云吳有葑田謂茭土膠結可以種殖者此門外瀕水故名或謂之封門取故永安縣封禺山名又名鱄鯙門門嘗湮塞范文正公守郡闢之

婁城晚眺　張泰

高城一望思茫茫潮轉婁江入海長邊境到今非漢縣古倉何處積吳粮鷗棲淺渚寒蘆淨鴈落平疇晚稻香野水閒雲吟不盡玉峰西面看斜陽

婁門道中與陳戶侯

蘇門何處是晚樹集雲烟夾水路迴窄逆風船且牽蟲聲依岸草星影動江天末厭秋衣薄相知同醉眠

婁門以直秦婁縣而名吳地記婁別作瞜范志云今崑山縣東北三里許有聚落尚名婁縣

憶舊遊齊門城樓因寄建賢　朱敬之

憶上北城樓雲物何悠悠連雲百萬户疑是崑崙丘俯瞰滄海東秀色眼前逼遥挹鏡湖水於茲洗八極知爾情緒好我亦心神融窮愁千萬端飄散如飛蓬邇來居

山中駒莢倏二百大觀固無從幽境聊順適地僻儔更稀思君比玉液何當道術成飄然生羽翼

齊門吳越春秋云闔閭十年即破齊齊以女為質吳為太子波聘之齊女少日夜號泣成疾闔閭乃造北門令女往遊其上因名曰望齊門

平門　王賓

商家太戊有賢臣巫在平門野水濱寒食杏花風雨裏一杯椒醑奠何人

二月至九月壬午而城成矣城周五里有奇四向為門
門之上有鼓樓以警昏曉有戍舍以扞寇偷旁有水門
以通舟楫高廣皆如其舊而壯麗過之於是吳江父老
請予紀其事夫城以衛民也而築之為費且勞則反以
厲民且困以興謗況當久困之餘乎此有司所以相視
而莫敢發也君獨能自修奮然不顧為之為之績果有
成財不費民不擾人知樂其成而亦孰知其始也君蓋
深於愛民而勇於興事其籌之也審故慮無自而作

其持之也堅故浮言無得而搖其履之也親又公且均焉故民樂趨事而忘其勞也夫天下事固有大於一城者矣能推是而行之尚何事之不舉乎城之役春秋屢書之予安得而無記也佽是役者為縣丞趙源清

太倉州新建城樓記

弘治十年詔建州治於太倉初太倉與鎮海為衛並治一城戎伍編氓錯峙紛糅至是始以州大夫臨之且割崑山嘉定常熟旁近地隸焉文武並建軍民遂安太倉

故無城偽吳張士誠始城之周十四里有竒城高而堅
池深而廣識者謂雖立於僭偽而實為無窮之保障予
嘗登其城樓以眺則萬屋鱗次檣帆雲集海天遼廓雲
濤澒瀁壯哉其為州也而西北之樓獨缺正德十年監
察御史邵陽唐君鳳儀按其地則命建之莆田黄君廷
宣適知州事鳩工庀材不期月而樓成其餘城樓亦皆
修飾巋然為一州顯觀閭屬予記予於茲樓之建竊獨
嘆夫地之盛衰興廢信有時乎夫太倉古婁縣之惠安

建未為無意也

重建太倉南城樓記　金鎔

明皇受天眷命奄有萬方迺疆迺宇要衝之地屯兵以禦外侮比誠聖世億萬載鞏固之鴻圖也吳元年始置太倉衛治於蘇州之東三舍許實因崑山州之舊城洪武已未復建鎮海衛相為守禦維時城門咸建樓櫓瞻烽堠歲月浸久盡為風雨所蝕廢而不治已六十年成化戊戌備倭都指揮合肥郭公鋐來鎮三吳嘗念太倉

是年之秋竊惟古之名臣凡立勛業於當代者必紀其實以傳之永久矧茲樓之建不靡於公不擾於下誠足以光前休而垂後者也昔唐之李德裕鎮四川之時作籌邊樓日召父老於軍旅習邊事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未踰月皆若身涉歷既而練士卒葺保障積粮儲卒能成一代備邊之功炳炳琅琅照耀簡冊使後世景仰之不衰今總戎公立志忠勤慕效先哲上有以副聖主之委託下有以慰邊民之倚賴其功業之盛又豈在德

閱城次韻　　陳鳳梧

滄海遥連舊鎮城桑田今古幾紛更楊花日照遊絲靜麥隴風揺翠浪輕官忝拊循頻閱武時承全盛不知兵東南沃壤環千里時雨時暘喜勸耕

登南門清遠樓

清遠樓高壓郡城陰晴風雨四時更萬家南國人烟盛五兩薰風市舶輕雲外滄波遥望海沙頭官戍尚屯兵兵農相寓今猶古遍野桑麻總閱耕

復建大南門樓

重建常熟縣城記　　瞿景淳

國家疆理天下海隅日出罔不供賦所歲入之國計每取足焉者則蘇州為最蘇州之城領州縣凡八北控大江東漸瀛海為府治後户稱重地者則常熟為最縣故有城久廢不治每有寇竊居人不寧一時守土之臣與一二縉紳亦時議修築多撓浮議幸事稍平則棄置不復講率以為常嗟夫天下無事則關隘盡除外户不閉

圯日久一旦作而新之功同創始且居民業已侵為田廬不便改作故前令率以為難王公初亦重此役然廉潔無私自下車以來剗削浮費不以一毫煩民城事既起雖錙金斂散必慎必明令行而人不敢挽亦具有以先服衆心也撫按諸公亦相與協謀無復異同使公得展布四體以樹保障之績是皆可以為決大策定大事者之法矣城周一千六百六十六丈有奇高二十有四尺厚加三之一費以金計者四萬九千七百六十有奇

王公名鈇東陽人以庚戌進士來令茲邑他善政不可勝書城其最大者云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侍讀前國史編修會典纂修官兼管誥勑邑人瞿景淳謹撰長洲文徵明書嘉靖甲寅三月既望立

常熟縣城宋為木柵元土築之周一萬四千八百四十丈闢門十一至元十六年張士誠重甃以磚高二丈二尺厚一丈二尺周九里三十步復增闢小東門今門六漸廢至國朝嘉靖三十二年倭寇竊發知縣

吴門詹次騤平叟 持志 吴門滕照德明 養正 會稽楊珍庭
玉 允蹈 三衢鄭英傑德秀 養正 婺女吴遂困仲 誠意 吴門張
經德常 節性過存心服膺習是 會稽李士特奇父 果行 吴門錢振
祖季玉 篤言 嘉禾趙與理子正 宗學立愛過懷德 三山趙綰夫
景揚 宗學懷德學録 吴門趙震亨子東 果行過時中 吴門朱杲晦
叔 務本 興化陳壽翁仁父 篤信過果行學諭 三山陳夢圓宗震
務本 嚴陵諸葛克念師聖 循理 三山陳桂巖肖 持志 三山林
應炎光遠 習是 吴門陳伯章煥文 誠意 吴門呂直之道夫

後之覽者得考見焉

王文靖公其先蜀之青城山人幾世祖來蘇遂占蘇籍公諱璲字汝玉以字行其天分最高讀書強記為文頃刻數千言其文妙絕當世以校官薦陞左春坊左賛善兼翰林編修卒贈太子賔客諡文靖

金恥菴吳人諱問字公素年二十二方事讀書與陳太史為隣賴其奬勵遂肆力於學不數年間為文與前輩相追逐作字出入顏歐為後世師法以能書舉授司經

局正字仁宗在東朝甚見寵遇既登極累陞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進南京禮部侍郎年將八十卒

張高士諱肎字繼孟一字寄夢夢菴其別號也少從金華宋承旨學爲文有光燄作詩長於古風書效薛稷而酷似之爲南詞新聲樂府一一臻妙好碁弈不嗜飲酒美丰度廣顙修髯衣冠楚楚若神仙中人然隱約不仕終壽八十

太史先生姓陳氏字嗣初其先江右廬山人元季避地

來蘇即吳城而家焉先生少孤刻志於學務求實踐為詩文與王文靖相上下而義理則勝焉宣宗皇帝聞其名遣使驛召之即日授國子監博士為四方學者之資既而上欲自資改翰林五經博士日賜清問以修史功成進檢討乞致仕還家詩有耕樂集二十卷文有怡菴集四十卷行世

金尚素松郡人諱鉉字文鼎以子貴封徵仕郎中書舍人嘗往來吳中善山水師張以文而加溫潤字師宋仲

温而稍變其法為人龎重謙抑口不言利七十餘終於
家
謝孔昭諱晉號蘭庭生一號深翠道人晚年遂稱葵邱
翁與金恥菴陳怡菴同里閈為髫年交善詩有唐人格
律作畫初師王蒙趙原既精詣則益以爛熳千岩萬壑
愈出愈奇奮袂揮毫無所凝滯尋丈之軸不日而成其
畫遂名世性樂易與人交人人得其歡心稠人廣坐談
詩論文之餘變為謔浪滿座為之絕倒所著有蘭庭集

而洩乎人物焉故泄乎材拔擢而偉俊泄乎學疏敏而
富茂可以建功業可以達政事可以利人物可以名當
時可以譽後世皆有此以為之也君子觀乎人物必驗
之於其地焉今蘇之為郡長江北枕洪海東抱西有石
城虎阜之蟠鬱南有笠澤金鼎之洶湧以至具區夫椒
朝雲暮濤吞吐萬狀誠英靈之氣藪也非有豪傑之士
產於其間其何以當如是之發露哉是故春秋以前則
請觀周樂季札能之伐楚征越伍員能之其在聖門則

言偃之文學滅明之持身其他隱而未彰計多矣然猶未當其盛也自漢以來踵出迭興遂不勝紀向為楚然之音今為遼東之豕矣故能文則嚴助之策賢良買臣之言楚辭翰采足用則裴欽文藻宏麗則陸雲能兵則周瑜之走曹操呂蒙之襲荊州有獨斷之明如魯肅有謀畧之竒如陸遜壯節矯矯有國士風則范謹華融節概梗梗有丈夫格則潘濬陸凱臨風而思蓴鱸豈無先見之張季鷹避召而淹江湖豈無高尚之陸魯望剡溪

秀益以鍾天地之氣益以聚而人材之盛又不止乎是者蒼姬之所荒服當不為萬世文華之靈域哉

謝氏世睦記　　徐禎卿

昔仲尼論次聖賢之德稱泰伯之德至矣余生吳中去泰伯二千餘年登仲雍之邱望泰伯之鄉懔然猶見其人降覯於俗其人美而遜說而文巽而不毅決決與其有泰伯之遺風乎又尚考諸記傳得季札伯通之徒曰非泰伯其何以及此及退訪於忠信仁讓之士得世睦

之族二曰范氏謝氏范氏希文之後也顯於志予故不表表其微焉謝氏者其先陽夏人也唐末徙吳越始祖崇禮為中吳節度推官子濤嗣入宋為太子賔客濤子絳嗣為知制誥絳子景初嗣為大理評事景温寶文閣直學士景平秘書丞大理評事景初子載補太廟齋郎載子蕃蕃子昭昭嗣子寛次實實子東由崇禮至東凡九世更吳越涉宋歷元而世不衰由東而來凡八世世居於吳樂安里中無高門重輿聚子姓婦女以居竈不

易薪芻不易財難夫不易食庭無間言懽如也然吳人稍稍知之不為大章暴於世君子曰甚矣俗之衰也今人朝税褐纓冠夕達於閭邑誦於天下發婦死志仁人死孝蓬艾隕而弗明此誰為輕重者哉自文武沒而大道隱人人慕功利而薄節義恥仁讓一尺之帛兄弟或毆而褫乃敢謂其共家室井臼於世世耶或有誦詩書秉節義聞先生之風而興者此其人不足尚哉曰彼哉矯飾情耳其何為勸乎予憂乎文武之道其遂亟乎將

生太子賔客濤濤生知制誥絳絳生大理評事景初五傳至東山代引令緒東山生佑之冲夷守道元季離騷寄尚林壑入國朝終老閒散稽岳王㬎作松泉居古序贊稱其視天下理亂欣戚猶寒暑晝夜之相代一不動於中有道者也是生彥達兄弟執義母嬰末疾保之如嬰兒欲有行則抱擁以往踰十年無少懈卒葬如禮事兄丈華極恭順皓顛同服食不少相違兄卒子亦先死哀撫孤㷀尤為懇款擇士為姪女館贅於家以慰亡志

子鄉薦入太學一日內旨拔為風憲官命下先一日死矣立行卓特巋然老宿之氣有容菴集存家吳文定公原博為之序其行槩見杜淵孝先生用嘉所為墓志與惟德守先訓敦友于之誼惟真在京惟德思之不置徑往候視號為難弟兄皆早卒二婦盧與陳皆守操不貳子項志廬墓嘗道其事惟真子昺惟德子勲雖隔一從無別同氣昺字明仲外訥中朗含淳道坦澂然莊雅而孝友特甚堂有連服室無私藏勲字賢仲其為人亦稱

呼天無易運人不還性嘵嘵之言不為謝氏

吴都文粹續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　　明　錢穀　撰

學校

平江府修學記　　鄭億年

上之紹興十四年春詔以工部侍郎王公喚為寶文閣直學士出守平江既至吏以令白請謁先聖先師于學顧瞻咨嗟曰夫學不可廢于時而士不可以不學其來久矣傳曰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此三代之制

也百世取法焉今蕪廢不治如此使民無所瞻仰因陋就簡漫不加飭殆守土者之罪也敢以不敏憚于改作于是闢而葺之講誦有堂休宿有齋至庖湢莫不有所經始于四月落成于九月吏不告勞民不知役而顯敞宏大首出旁郡且將請于朝給公田數十百畝以益其用使餼糧常不乏于是就學者日益衆矣先是上深惟天下弊于兵革民不得休息揆自獨志惇好鄒魯而邊鄙不聳乃即駐蹕之地建太學令有司討論三舍取士

之制萬幾之暇親御翰墨書孝經周易詩書刻之堅珉
頒之郡國所以寵異學者甚厚郡太守能丕應徯志者
幾希其人哉學在府治西南隅景祐中文正范公所建
蓋熙朝極盛之時也仁宗方垂拱而視兆民之阜獨以
學校為先務而文正范公入輔出藩勳德並隆為世宗
工望重天下其所創立後之人詎可忽諸逮今百有餘
年矣值聖主槲建中興之治增光祖烈實學公𤍠精白
一意以承休德且不敢墮文正之為鼎新學宮物議歸

重士之游息于此者思所以稱宜其人自勉勵期于有成金玉其相追琢其章以進德而修業彼頑鈍無恥𡙇詬無節者曾不得容跡于其間使天下後世謂姑蘇為多士豈不美歟資政殿大學士朝請郎提舉臨安府洞霄宫鄭億年記

平江路重修儒學記　　楊載

天下州縣之學莫盛于江浙之間江浙之間之學莫盛于吳前代之制州縣有文宣王廟而無學宋景祐間范

文正公守鄉郡始割錢氏南園地而剏為之又擇沃壤為贍學田及公參預大政首為仁宗言詔州縣皆立學然則天下之有學自吳郡始也後五十餘年當元祐四年公之子純禮為江淮發運使因過家上冢疏請朝廷復割南園地以益之由是學制大備當文正公立學時首迎安定胡先生以為學者師自漢唐以來公卿大臣才兼文武以忠孝著節如文正公幾何人哉自孔孟以來為五經大儒能傳聖人之學唯河南二程先生二程

先生則嘗遊安定胡先生之門吳郡之學重之以二大賢之遺跡後來郡守之有識者進謁祠宇顧瞻儀型躍然于心未論他政事必以興學為先務建炎間烏珠過吳學為邱墟紹興十一年梁侯汝嘉重建禮殿十五年王侯㬇繼造兩廡講堂齋舍承平舊觀至是盡復淳熙十六年趙侯彥操增造御書閣五賢堂寶祐間趙侯與篙盛有所增飾有元大德二年治中王都中以殿宇廢久謀諸前兩浙都轉鹽運使朱侯虎慨然用其私財撤

而新之則又前此所未有也今僅二十餘年廟學之屋俱有損者門廡墻壁日就頹剥今總管師侯始至奠謁先聖先賢周覽徘徊嘆曰是學也嘗謂天下之甚盛幸今未及大壞承事在予不亟修葺以遺後人他日必用力百倍其困弗能之矣謂非予之責不可也于是木之朽者悉易之墻壁之缺者悉作之廟瓦破漏者多盡代其籍之之物而更還之之增飾塑像而新其藻繪始事以四月十二日卒事以五月二十八日侯屬載為文以記

之且曰必歷叙前人之有功者今日之事則毋庸過褒侯意如此將以觀于無窮也載承命唯謹姑記其實侯之他善政則不敢及焉侯之志也摠管托里圖姓師名克恭字敬之寧夏河西人至治元年五月記承務郎前饒州路同知梁州事楊載記

平江路儒學大成殿記　燕公楠

皇帝即位之初年首詔郡國敦學修廟越五年是為大德二年戊戌秋八月平江郡大成殿成前浙都轉鹽運

使朱虎所造也三日丁巳郡侯戎益帥其長貳若屬詣新廟行釋奠禮文武司之在郡者咸集諸生駿奔走執籩豆六民聚觀謂有學未始有此侯成禮退顧教授蕭以道陳紹佐曰偉哉朱君之績也毋忘盍記諸于是公楠以朝命實來杭歸道于學二教授請記以道言曰學雄浙右尚矣而廟不稱自宋紹興辛酉之歲建于今丁酉三十七年矣終視其梁麗修之未之有改以道始至即郡别駕王都中謀焉别駕曰是謀非郡士與他人所能

及也其朱都運乎乃約東嘉蔡廷辛偕請焉都運慨曰吾為吳人二十年未聞有為是殿謀者其數邪今日之事先聖事也曷敢不力欣然援筆書重建字畀以道歸示諸生盡驚復疑信半會都運有母喪浮言胥動謂殿事格矣乃孟冬之日馳告者曰朱運使木蔽江至矣羣工雲集即日肇役凡七月而舉梁舉梁之日去歲始議之日也謂非數乎舊基三尺其棟不過十之今通為丈者五蓋嘗憑虛望東西諸樓閣巋然者無不及而翼然

者過之矣學乃以米廩之積爲三門兩廡高下深廣悉稱其殿丹青漆堊之麗垣壁瓦石之壯無不可久是役勤矣微都運不及此而欲然不自功也記非都運意獨願得一言載侯意示學者予心諾之顧悤悤未暇李侯戢來廟訖事復速記予辭不獲乃言曰聖人之道如天地父母在人日用飲食間無時或息者也嘗思有以自盡苟吾黨而有所不知不能媿已都運之爲此不朽二三子忘之否壇其忘之乎雖然廟自孔子所以爲道非

徒壯其居也易于渙萃俱言廟廟者所以収人心之渙而成其萃夫廟高矣大矣美矣今之萃其抑猶昔之渙乎子曰薄于德于禮虛又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此子游之所傳習也東西匹士自通洙泗上附青雲裦晃萬世非二三子之東家與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尚其自厲以一洗荀卿子子游氏之儒之誚則為無負都運新美之功郡長貳勉勵之意以式克欽承聖

天子之明詔而廟不朽矣十月望日立資德大夫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燕公楠記

觀德亭記

王景齊

歲在柔兆執徐孟春壬寅節齋觀相趙公先生再鎮吳門報政之正月以是日行鄉飲于郡學粵四月壬午合鄉射于學之圃禮也古卿大夫射必先行飲酒之禮飲所以序長幼射所以觀德歟夫揖讓而無所爭不中而不怨勝己惟有德者能之由其安行乎恭遜之節習熟乎和順之體者有素也不然血氣之性能無爭物欲之

情能無怨乎故三揖三讓昭其敬五豆六豆昭其等也由是而貴賤明隆殺辨則以之備志體之正直持弓矢而審固争且怨何有哉然則先飲後射古人以此觀德行而亦世教所關歟吳故泰伯之國也莫大于天下而讓者三其去揖升下飲之争遠矣厥後二千年間忠信之教雖微而禮遜之士不乏我朝文正范公始建鄉校古道復振嘗自謂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被其教者寧復勝己為怨乎先生憇棠陰于衮

繡之鄉德爵無慊于范公而政教有加于往昔猶念風
漓俗靡浸不如古思欲一變而還其初謂學莫先于崇
化而道莫易于觀鄉既咨郡博士四明林君潛考經定
式備諸郡之彌文復命幕屬趙君孟憲王君次丑聯事
合治揔庶務之靡密前期舍菜于先聖先師越夕會鄉
之耋老暨大夫士齒于飲所以撰禮延至憲使弘齋包
公恢庾使雲岩洪公燾而先生實主之三行百拜觀德
一新且班教給費命諸邑做行如郡庠威儀盛美矣林

君曰古人射禮必繼鄉飲之後蓋有為也可舉一廢一哉撤射亭而新之俾佩衿遊于斯習于斯無何決拾既閑正鵠命中君曰可矣乃曰請莅射先生後為之集衣冠合臺府旗旄戾止立司馬射人以節其進退之儀雖雝于于升降以叙發彼有的行同乎賓筵舍矢既均藝修乎行葦先生喟然曰禮無古今歟何轉移習俗之易也射可以觀德信矣遂大書二字以扁亭蓋與吳學相為不朽也噫先生之化宏矣士當何如哉是必味繹志

之義學采繁之節孝弟好禮篤學稱道無媿于矍圃揚觶之言可也他日試于天子之澤宮而中者多與焉盛豈直進爵益地為先生榮哉當知士者民之表也禮者化之樞也昔文翁招子弟立學官而蜀郡化于文韓延壽命諸生執俎豆而潁川化于禮矧吳素號文物之邦既辱賢師帥作成之又得名師儒講行之目擊心喻俗其不古乎嘗謂世固有言政而不及化者未有化行而政不修者也先生下車以來蠲散糴以甦民録巨奸而

戢吏行兵而增備核賦以寛征政之大者無不修此化之所以易行也雖然風動教化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一也先生豈又私于鄉校哉挈斯世于三代之隆特一飲射之推耳先取先生作棟梁指日事也其次乃及桷與榱廣文二幙何遜焉景齊吳人也且受之師門偶綴末班弗獲聽政役幸前廡諸君有請輙誦所聞以詔來者云門生朝議大夫軍器少監兼權金部郎官兼資善堂直講王景齊記

重修大成殿記

鄭仲熊

郡邑置夫子廟于學以歲時釋奠葢自唐貞觀以來未之或改我宋有天下因其制而損益之姑蘇當浙右要區規模尤大當建炎戎馬蕩然無遺雖修學宮于荆榛瓦礫之餘獨殿宇未遑議也每春秋展禮于齋廬已則置不問殆為闕典今寶文閣直學士括蒼梁公來牧之明年實紹興十又一祺也二月上丁修祀既畢乃惕然自咎揖諸生告之曰天子不以汝嘉為不肖俾再守兹

圖挽之者計百出不果仲熊客遊之久嘗從公廡下壯其閎偉徘徊不能去退而竊有述焉夫樂因循而重改作最天下之大患當承平無事法令備具上下恬嬉往往負材抱藝之流欲有施設亦無因以見若艱難多故雖賢智馳騖猶日不暇給倘復一切苟且則浸淫跅弛無所不至矣自國家兵興之後天下廟學厪厪有之類因陋就寡者以為迂濶不急之務漫不加省縱有意吾黨事者猶縮手畏避不敢為蓋嘗深鄙焉惜其不振也

去年夏邊郵繹騷朝廷以此邦江淮之衝亟起公琳館以鎮撫之下車未久一境晏然廼獨以學校為急除舊起廢以飭祀典且修文正范公安定胡先生二祠以為邦人之勸公之用意至於如此可謂知所先矣此役也雖未足以窺公規畫一二然使為師帥者率以是為務吾知其有廢皆舉何事不濟哉故叙其實以告來者且系之以詩曰巍巍巍夫子道侔天地久而彌光于今奉祀中原雲擾俎豆靡餘旁風上雨以窘厥居兩楹之奠鮮

克中禮弗恭弗蠲吾道是恥玩歲愒日孰爲經營奕奕斯廟非公莫成神棲孔嚴遂還舊觀峩峩儒冠載瞻詠嘆維昔僊公實修頖宮千載相望蔚其髙風猗歟斯舉能使吳重我作此詩以繼魯頌

尊經閣記　楊載

宋康定間吳學始造六經閣請浙東帥張公伯玉爲之記以屬其佐曾公鞏文成置弗用伯玉自爲之曾鞏歎服其文傳天下至今淳熙間郡守趙彦操即其地改造

御書閣有元大德五年東海有颶風之災閣碎為虀粉延祐五年鄧公文原持部使者節來勉勵學校誦伯玉之文歎是閣之不復見也則語教官陳君伯曰吾聞吳郡學租頗多茍畢入無負以之贍士不寧尚有餘也取以營閣則前賢之遺跡不終泯矣陳君克己自勵敏于應事往時學租之不可責者唯陳君能責之由是聚米如山倉廩皆溢明年鄧公復來以此責郡守宜奉行詔書興起學校檄郡幕官之長使董凡役事是時為郡守

相繼則必巴實侯及曹侯晉幕官之長則李君仲英也屬議咸曰嘉定義士沈君文輝以漕海有功拜忠翊校尉其人樂于施捨為鄉里造學又割田以給教養之費强力有幹習于工役之事遂具禮以聘焉沈君承命惟謹台大匠陸文隆與定制掄材李君屬徒以會其役舊閣前距大池僅半步後廹明倫堂嶷然為屏蔽雖正晝陽景不下燭居常憒憒然稍北五十步當止善堂之後有亭曰聽雨有堂曰傳道移構稍北二十步即其地造

而稱之以為賢蓋往時之為教官者多矣歲租所入悉之以贍士恒有所不足陳君在官四年已建是閣復修大成殿重造明倫堂學廩恒充牣有餘不賢而能之乎沈君亦以此義聲聞于東南師侯不滿秩被召為京尹而趙侯鳳儀承之謂宜加功土木而中輟已久侯悉董而成之又增置外垣地五百四十丈環植松栢萬餘株為屋以周于四阿經史子集各以其函櫝刻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字以識之又大書尊經閣以揭于楣間

是時天下固未有學蒞教事者以禮聘不以選授學非
常有則甚重矣其後文正公上天章閣十事仁宗慨然
命天下郡縣皆立學又取安定學法為太學法學校因
得著為令至于今不廢其端蓋自文正公發之而吳郡
實為之權輿焉吳大邦也生齒之夥賦入之饒視他郡
或相倍蓰朝廷常選重臣畀之司牧其任弊獄訟詰憲
禁慎簡稽時貢輸疲心力于簿書期會間日恐弗給非
才敏用裕者尚安有餘智及于學哉故觀文教之廢舉

而知郡政之弛張于吳為尤切矣乃至順二年冬彭城錢侯光弼自大梁移牧斯郡至之三日以故事修禮于先聖先師顧瞻堂庭荒蕪弗治退即教授趙晉之問其故晉之曰比歲吳田敗于水廪粟之不羸二三吾與土木其將疇資公能責其逋租而視其不可緩者葺之學得不毀而功則有繼侯曰然為擇謹敏吏鉤校計簿而督其當輸不輸者得中統鈔五十餘錠侯曰以是濟弊不猶愈于已乎既撤仰高采芹二亭而一新之乃相禮

殿講堂門廡齋館及尊經閣先賢祠易撓腐爲堅良化刓缺爲麗密而以其餘力築垣墉維一千五百尺侯曰此如痿癈之人形稍立矣使天幸賜一稔吾當嗣爲之明年歲則小熟侯益節浮緝剩首議以講堂西間屋曰成德堂者改祠先賢自一瓦一椽皆革其弊故而爲新美廻廊繚如脈棟翼如制雖由舊而功則倍于經始又謂靈星門實備皋應之制宜高抗而不宜卑陋掄材庀工重作三門六扉以壯禮容塗塈垩雘擇于度而止凡

所經營必諦必審圖為可久毋徼速成厥既僝工釋菜于先聖卒徹觴客貫時與在賓席學之師生揖貫曰自侯之至歲屬薦飢軺傳沓來符檄叢委人謂侯將杷梳綜理之不暇而暇加意于學侯則不然凡所以惠綏吾學者愈于整暇之時今考成有薦薦已有宴子實執爵以酬幸為我著之以示方來嗟乎不可必得者人之時而可以必致者人之才時苟不偶則挾强忍之力濟通敏之才亦何事之不立而何為之不成方庚午辛未間

正蓋去之千有餘年立朝大節光明俊偉先憂後樂終始是心守郡而建鄉學立師而得安定知孫明復張子厚之賢而開之以學問文正之學聖人之學也然則濬吳學之淵源鼓士氣之橐籥而使之强于為善者侯之志也是可没而無傳哉因併識之以諗多士四年癸酉秋九月壬辰建太常博士柳貫謹製

重修平江路儒學記　　鄭元祐

維吳有學肇自文正公名父子更宋南渡而吳之文廟

興學宮始大備至國家大一統興學勸士累詔郡國六七十年之間所在學校誦聲相聞顧吳為東南雄藩學校興于范文正宜特盛于東諸侯然更頻年郡非不大也而土力實耗于往時民非不多也而貲力實罷于昔日則夫學校之教禮樂之文亦有所不逮也事稍上聞廟堂慎選守臣而燕人吳侯由彰德路摠管仍授大中大夫即拜平江中書遣使以堂帖賫起馬璽書得乘驛南下用示特恩既至首謁大成殿仰見殿脊勢將傾圮

甍桷欹墊欲壓尊像自聖師以下彩繪黯剥窗户闌楯髹漆舊暗侯乃惕焉疚心即裒稽贏節冗濫悉徵每歲廪入之畸度積可敵費乃鳩工庀材一新禮殿并兩廡㦸門自聖門以至從祀諸賢衮冕圭珮五采煥發如日麗天重建外門揭示文廟采芹亭官臣之所戾止也至是亦一新之禮殿前舊設樂軒久撤去廹近香案殊失廟貌深嚴之意侯命復之雄渾沈沈而廟益以邃密僉謂吳學自數年來支柱庳傾茍遮目前率多具文無教

養之實豈若侯誠慇一忱興學養士為已任哉乃礱石紀辭以章侯修舉廢墜之實謹按中吳自泰伯端委以臨其民其後子游生于海虞乃能北學于聖人之門風氣既開賢者輩出由其山川之秀不可閟若夫庠序之教則尚未大備也至范文正雖生長北方及歸典鄉郡深惟桑梓之故莫先學校之教由是大興吳學今宋社已墟而學宮成于公父子者迄今不墜雖其間張弛有時不同然閱久而人心愈益嚴重則以公父子里閈之

故也今侯敭歷中外而以才望為吳守臣其潔白之操豈弟之政要其心不以文正自期待者固不能若是也因紀侯修學之實而侯之德美因韋連得書謹記至正五年歲乙酉十二月望立石

建大成殿軒記　周伯琦

東南之學校莫盛于吳會矣學之有殿以崇祀也殿之有軒以合樂也殿作于大德戊戌修于延祐戊午聲容敘秩每病其隘蓋將七十年矣郡守海陵王侯時虔奠

謁惕焉于懐爰重改作誕謀恢益廼延乘露臺伉南甍而
增作新軒起手于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之歲四月至七
月而訖功其制三間中廣二丈左右各殺三尺四寸棟
隆二丈七尺六寸深殺隆一丈一尺藻井中峦八觚齊
綴金鱗錦羽蛟拏鸞騫文版夾覆五采輝絢遐睇山立
仰瞻雲升軒以殿崇殿以軒邃體勢宏麗庭陛肅嚴于
是簴業之設鐘磬之縣琴瑟摶拊之陳簫管笙籥塤篪
柷敔之列秩乎其倫粲乎其章登歌合聲協律諧節以

塑像歲久黶昧則重繪飾之靈星戟門彤艧一新學政
序舉先後適宜議欲廣厥學宮講堂齋館旁室叢庄器
用悉如規度期以德禮風化提封不徒屑屑于政刑之
末如世俗之能吏而已於乎詩書禮樂四代之學所以
立教淑人者也詩言志書紀事誦而習之博文力踐禮
之節以經邦紀民樂之和以移風變俗其功用廣矣大
矣釋奠于先聖先師尊其道報其德禮之隆者也翕五
聲六音以致敬享貫神明章教化樂之殷者也古者典

教用樂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升其賢秀材而
官之內則臣功外則民社以是成已以是成人馴致雍
熙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王侯之有功于學校其以古
道自任者哉殿軒之作雖一役也可以槩見其政矣校
官貢頴之傳著請文于石以憲方來乃述其成功俾職
教者知夫作軒之始侯名椿年壽伯其字也慈祥而惇
義勤敏而篤仁由郡倅二三遷為都轉鹽運使最勞擢
郡守不離郡者八年民戴之如召杜云是歲七月既望

記時董工者平江路吏蔣德潤崑山州吏陸志道也資政大夫江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鄱陽周伯琦撰

宮墻記

魏俊民

吳郡之西南偏孔子廟學在焉廟居學之左繚以宮墻九百餘尺舊學築土為之雨淋日炙弗克堅久教授徐震學正徐昭文學録邾經一日相與慨然曰廟自舊宋以來迄于今三百餘年而宮墻之廣歲必加墁飾始免頹圮計其費幾萬貫矣殆不為浮費耶乃謀易以磚石

為悠久計即言于監郡六十公經歷白公樞二公曰是吾志也爰命教授偕府吏劉鼎計工度程躬董其事其費一出于廩粟歲用之餘不虧于公不損于民墻之基内外為石三層凡五百七十丈其袤九十五丈高盈丈而隆其三下廣殺高之數丈有六十寸上廣如下之數而又殺十之三磚一十五萬瓦三萬九千六百役傭二千三百他物稱是用粟一千斛始事于至正十五年之六月告成于其年八月工既成典教者俾俊民記其顛末

謹按吴學肇基于范文正公更宋南渡而其制始備至
我朝崇尚文教詔興學校而宏敞偉麗遂為江浙之冠
廟宇堂廡齋廩食廬靡不完美獨宫墻之制未備因循
于百年之久累葺而累壞非虧一簣之功與一旦鳩工
聚材撤而更之高廣堅厚一如矩度歷數百載可弗壞
雖事之興舉有數要非郡監之言參佐之良教官之多
才亦未暇理此俾後之人仰數仞之高咸指而言曰是
某守郡所成也是某教授所營也豈不足為方來者之

學宫盐沾全惠而終始贊其決者僉判趙君與蒠為有力焉南不才分教蒙此巨助幸廹終更何敢没其實用叙大畧併與公帖存之廡幾來者有攷云謝南記

吳學義廩記　　戴溪

東陽倪千里起萬以紹熈癸丑分教姑蘇始至計糧食不足以養士攷核宿弊學有羨積增養士負彬彬咸集矣起萬慨然曰學校義之聚非徒養士也事關風教非學校誰實主之顧財力不可為爾漫不度羸縮侵費養

士曰我將為義是又好名者過非吾志也因以告諸部使者今右司郎中黄公適得廢寺没官田餘一頃先有佃學田者多取贏或不平争之訟久不決黄公歸其田于學使自為官庄視舊額增米三百石合前所得田為米三百五十石有竒起萬曰是可行吾義矣請隷職于學者九人使得學正録錢糧官同主之因定其規約歲取其入祠祀范文正公及教養其遺三人士有入太學與薦名登科第者助其費有差文武士宗子皆預焉止

至會拜春秋釋奠其與行禮者凡費于此乎取又將斥
其餘以助士貧而親不能葬與嬰孩之遺棄者約既定
學以其議上于府守王公溉素盡心學校與合府咸稱
善俾刻諸學宮與後人共守之起萬以書來求予文為
記余嘗掌教湖學意有所欲為力不能給也起萬顧能
之余誠愧焉夫事非始創之難而善終者不易也其始
創焉者徒有是心因人成事未足多也萬一有後之人
謂議不出已而怠焉則廢事非急務而怠焉則廢歳朘

月削則漸不可繼廢左兑右易則苟逭目前廢雖規約縷縷大書深刻無益也後來者不忘前不怠後益增廣之使為可繼謹守成約雖甚急不易兑此非信義君子慈祥勤篤平心無我未易及此余是以知善繼者不易也然姑蘇之學為天下最素擇能文士有行義學業者為之師固將由是推而大之非但善繼而已如前所云特淺之為過慮爾起萬且受代書來益勤故以其說質諸來者而以規約載于下方云慶元丙辰元日永嘉戴

溪記

蘇學復租田記　　何林

景定初元庚申之臘林來庀吳泮時農扈告登先兩月已納稼交印之日廩有餘粟獨所謂長洲縣陳公等鄉圍田一頃民頑罷歲弗即輸而餉所急之符旁午于道適舟運水溢至移他租折金納不受攬家于京口糴客米應期限土人豈知此哉迨辛酉秋大水吳門上腴淹没大半學田低下訴澇者日相環也圍田又可知矣諸

友相顧愀然曰使餉臺不恤尚可移他租乎涉暑糧絶折助于臺府生意漸春諸友又曰雨巖先生吾黨之元氣也昨歲持節過吴謁夫子殿拜先公芳刻下顧瞻槐杏之陰徘徊若不忍去青青子佩豈不在公懷抱間盍請諸林曰請粟者有限之恩歸田者無窮之利衆曰唯遂退而裁書越五日而書徹又五日而報下又浹旬而公牒頒霜鐘之感不如是之速也然先生不以吾士病吾兵方且搜括他租以五補一而後撥其用心何如哉

亦至焉是士與兵之養一出于上今兵食皆仰給于縣
官上之人惴惴焉惟恐其不足而士則自養而自學甚
至于去里巷背父兄流離顛沛有不能以自給者猶幸
而郡縣有學又以食不續而員有限毋怪乎士風之愈
不古也公以兵食為職又能以士食之不贍為心其得
周官井田之遺意歟雖然良法美意待人而後行吳學
之興經始于文正范公典藩之初恢廣于恭獻公持節
之後今先生篤念先正振鐸之地增給吳泮贍士之租

僉謂先正養心先生即昔之范公先生即今之恭獻也
公節溪人名勢卿字安道自號雨巖以摠餉奏最陞直
華文閣除畿曹提學事又諸生之一幸也諸生德公之
賜請勒堅珉以詔後世于是乎書景定壬戌重陽日廸
功郎特差充平江府府學教授何林記

平江路儒學祭器記　　　　李淦

大成殿祭器者教授李淦方丈芻所造也金屬大尊二
山尊二著尊二壺尊十有二像尊如壺尊之數罍四洗

四勺二十爵百七十有二坫二百有二豆三百四十有
四簠百二十有六簋如簠之數爐一缶二檠二十有四
竹籩簠十有一籩三百二十有九木籩俎五十有五餘
仍舊貫初至元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望淦祇事顧兹
器非度明年考朱文公釋奠釋菜禮改為之十有一月
方君來明年偕方君為之元貞元年十月竣事首尾凡
三年鳩工吏學正凡五人費伯華林桂龍白淵唐天澤
朱鳴謙凡四人楊如山洪焱祖丈一覺俞真卿會記吏

直學凡五人潘梅孫計志道魏埜沈伯祥齊國俊費中統鈔凡四千貫有奇而後成蓋難且久如此後之人尚敬守之哉盱江李淦撰嚴陵方文豹書

蘇州府重修孔子廟學碑　宋濂

蒲圻魏公守姑蘇之明年鉏暴樹良德綏化孚上下洽和百廢具興孔子廟學顛危弗治顧瞻良久喟然而嘆曰皇帝大興文教詔頒明經六藝諸科嘉惠多士將以人文化成天下今弊陋至是非所以重承上意公即捐

俸為倡唯與修是圖其僚屬與郡之人士驩然而趨功
以廟言之穹殿修廊敞以靈星之門以學言之講堂中
居兩廡相向挾以六齋以達于前門至善之堂尊經之
閣又巍然而聳其後向也棟撓級夷黝昧而無輝今焉
丹雘炳煥簷牙而翬飛已而泮池有梁采芹有亭先賢
有祠亦皆次第就緒而公拜蜀參政之命將之官有旨
還守姑蘇民大欣慶公復命補其墻墉四千八百尺有
奇唯廟學之前乃吳江甯開之園局于封畛迫迮殊甚

至是從化盡以其地六百尺入于學宮始獲闢門于前用正地勢内歷洗馬來秀二池架梁以通往來外臨康莊左右有坊曰狀元晝錦其嘉名符契若有開必先者閣後之地奪于比鄰公察知其奸稽官書以為証比鄰詞服其地乃歸又懼遠而或湮也遂圖學廟四疆勒石志之始事于洪武六年正月甲子訖功十一月較之承平舊觀或有過無不及焉公帥其屬執豆籩具脯醢以成功告觀者莫不咨嗟自兵興以來學校所在蹂踐為

墟而姑蘇幸僅存非公之至幾何不與之俱廢乎教授貢頡之既宣力始終復使訓導張田請記其事以埀不朽惟蘇之有學實始于范文正公蓋公景祐初出守鄉郡遴擇南園請于廟而建焉為其師者則安定胡文昭公也計當時人物固嘗盛矣數百載之下仰其聲光慕其風烈每使人發不可企及之嘆自時厥後雖有賢愚學之興廢靡常二公過化之地流風遺俗終未泯也況今遭逢有道之朝得良二千石為之師師豈徒然哉然

公興學之志不下范公者也則夫坐皐比而談經藝者其必將取學于文貽乎明體適用之學吾知駸駸然向盛在家則孝于親出仕則忠于君而無負公興作之意茍不務知此摘英搴華而為譁世取寵之具非區區所敢聞請以是刻之麗牲之碑蘇之人士庶幾知自勗哉公名觀字杞山碑為修學作前代興造各自有記皆不書系之以詩曰姑蘇之墟有川滮滮折趣南園滙而東流靈氣中啟煥爛弗収自非聖師疇協其休昔有哲人

出綰郡章乃構學宮乃建廟堂學宮煌煌廟堂洋洋衿佩將將來翺來翔盛衰相因揆理則然風摧雨蝕上漏旁穿刓丁嘻虞烽火相連誰一舉臂持危扶顛大明當天九服同光攙搶斂翳奎壁吐芒眷我魏公來涖大邦屢形于言我敢怠遑既率部封復登府僚分勞授事具乃教條曾不一期厥功孔昭化此朽腐欝為岧嶤孰敦化原孰築教基孰牖民彝匪學曷為我語蘇人公豈爾私耳目苟具必致其思思之如何法孝與忠二者無媿

行將天通震澤有石其堅比銅史官勒詞用昭永終

蘇州府孔子廟學新建南門記　王彝

惟蘇州學肇基于范文正公父子學之左別有廟而靈星門南不十數步即畫于鄰垣于是旁趨東偏以為門而地勢苑塞大弗稱蓋鄰垣之地廣袤若干畝在宋為錢氏園及元而業更甯氏先後為郡者屢欲拓之然不可以力得至正間郡守六十公乃以學廩之羨貿其地與甯開得其三之一暨入國朝前國子祭酒魏公以正

學碩德出守玆土政修令行大修廟學而宏博壯麗實
踰舊貫未幾開說公化盡以其地歸焉公因命教授貢
頡之繪圖而經營之郡人士願出私錢以助乃通道自
櫺星門以極于南城之塗凡若干地故有洗馬池適
當其前又有狀元晝錦兩坊適拱左右遂表文廟之
道于洗馬池南而架梁以入其道南北之半故又有假
山山之陰有池曰來秀其水自太湖入南城之池注之
來秀自南流則滙之洗馬而止其北流則歸學之泮池

而止又即來秀池南闕假山遺址為門以正南面焉至是而廟也學也出入之道殊矣故入其門則循池之東以趨于廟出其門則折而西又折而北為梁渠上者再以達泮池之梁始趨于學示神人之不可雜也方廟告成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既為之記顛之以為此一役也范公所未得為而魏公乃得為之始終幾三百年而廟學大備有不可不特書者爰以狀使彝記之彝也幸從公游不敢固辭于是具書公建門之績與歸地始

終俾刻焉至如孔子之道萬世遵行者孰不知之茲不敢勦說而瀆言之也門之新作在洪武六年正月甲子至十月丙申落成糜錢若干工役若干魏公名觀字杞山武昌蒲圻人世之學者皆稱之曰蒲圻先生云洪武六年歲在乙夘春正月丁卯朔會稽王彝撰

蘇州府重修儒學記　胡儼

姑蘇東吳大郡也學宮又東吳之冠也五十年前余嘗至其處而周覽焉喜其地勢之廣衍而惜其堂宇卑俯

有弗稱也時典教者對余徒有興嘆而已今年秋九月教授豐城何澄校藝還自閩述其郡守況侯伯律興作之勤求為之記大成殿及兩廡作于正統丙辰明年作至善堂作後堂又明年作明倫堂作齋舍作射圃凡為屋百間度材庀工載石陶甓與夫經費所需咸得變通之宜越三年而役成高明壯觀夐超于昔丹碧輝映光彩聿新況侯之奉揚文治以淑邦人者于斯盛矣而師友之朝夕相從得以依乎廣居以安其息游以移其氣

知務故樂為之書俾來者有所徵焉正統四年二月初吉前史官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嘉議大夫太子賓客致仕豫章胡儼撰

重修蘇州府廟學記　　金幼孜

蘇為東南都會學校人材實為諸郡先昔宋景祐間范文正公仲淹請于朝始建先聖廟學于吳蓋割錢氏南園之地而為之者也荏苒三百餘祀薦歷兵燹屢興屢廢而比年以來其學舍文廟傾圮漸不可支永樂甲辰

秋臨江陳孟浩來典教是郡顧而嘆曰學校風化之本乃不振若此其何以稱仰崇以作興士類遣監察御史李立按治吳中孟浩以其事白之乃力贊其成為裒大家富室之有力者俾出金穀而協助焉孟浩復與訓導馬壽錢紳韓陽各捐己俸以為之倡于是鳩工庀材首新大成殿增飾塑像次新明倫堂旁飾齋廡室廬次及池橋亭檻階戺垣墉靡不繕完是役也工不勞民費不出官而歸然更新于一旦之頃往來者但視其成而不

知其所以成也孟浩請予記其事予不敢辭則為之言曰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不可一日廢學校其可一日廢邪士游于其間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器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若是者豈徒托之空言蓋欲明其道以充其性密察于幾微致謹于踐履積累以至乎浹洽擴充而極于廣大此則學之之要而所以成已成物者不外是矣吳素稱禮義之鄉宗工鉅儒先後相望他未暇論有若吾文正公之清修博雅

文章事業光明俊偉至今為天下後世重士生于斯游于斯必取法于公無眩于邪說無奪于利誘充其内以達于外他日出而臨民則思為良吏立朝則思為名臣真履實踐以求無負于所學無愧于先達則吾孟浩所以拳拳于斯文者豈空言而已哉因悉記其事并書其說如此俾歸而刻諸石且以示後之典教事者尚思自勉以繼于無窮焉是為記宣德五年歲在庚戌三月吉日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

化初元今巡撫都憲瓊臺邢公之為守也因荒圖豊革故圖新曽不期月百為具諧于是教授南昌程君蘭司訓餘干張君憲山陰李君璞駱君與協議以請于公公曰是吾志也乃相舊規有仍有改而一新之若大成殿若戟門靈星門若尊經閣若明倫堂則皆仍而新之者也若先賢祠若會膳堂若四齋暨直廬若射圃若泮池之橋則皆改而新之者也經始于丙戌之夏落成于丁亥之秋凡在學者忻忭胥慶會邢公既升而巴渝賈公

來繼其政謂斯文盛事不可無記之者因率學職諸君來以為請予郡人也而有子在學于學之興修亦同其慶焉乃進諸生而語之曰夫學之作興在乎君長化導在乎師儒而進修之功則在諸生之自勉焉爾凡為學者所以學乎聖與賢也學乎聖與賢者蓋將希至乎聖與賢也希至乎聖與賢者而可苟哉其必也由乎詩書六藝之文以通乎唐虞三代之道處焉進修焉而為之德業出焉施設焉而為之政事堂堂焉表表焉以立乎

天下若陸敬輿之于唐范希文之于宋庶幾哉始而希
賢終而希聖不惟其言惟其行不惟其名惟其實窮維
斯達維斯憂樂維斯成于己也惟斯成乎物也惟斯使
世之論者謂吾蘇也郡甲天下之郡學甲天下之學人
才甲天下之人才偉哉其有文獻之足徵也斯于作興
化導之意為無負矣

蘇州府重修儒學記　　王直

國家稽古定制建學立師以陶鑄天下之英才使名成

一器而天子垂拱于上以收平治之功其義逺矣人顒蒙方其幼也苟無禮義以漸摩之逮血充氣盛慾竇漸開鮮不傷倫而敗度先賢之為政者緩于刑戮而急于教養良有以也蘇為東南大郡土沃民繁家衣冠而户絃誦泰伯揖讓之風儼存然性頗輕脱閒好爭訟亦有夫差之遺意焉苟非學校之教提撕警覺又何以矯其輕而歸諸厚哉學宫在郡治之南可一里許舊傳為錢氏南園文正范公購得其地而創之歷年既久雖屢

經營繕卒未愜大方之觀今太守四明姚侯下車以來政化大行毅然以修舉廢墜為巳任視篆三日敬謁吾夫子之廟而拜之次及四配十哲兩廡諸賢見其神像款側柱礎傾斜至有不蔽風日者慨然歎曰為郡者之責也亟欲一新因白巡撫都憲萬安劉公巡按侍御南郡袁公咸韙其言或曰年歲未豐人尚缺食驟興土木之工第恐事未成而憂先至也侯曰不然吾上不虧府藏之蓄下不庸科歛之財以義制事而身先之胡為不

可況此名邦寧無一二仗義者而副我乎于是首出俸資若干為衆人勸既而聞者四起爭先投刺惟恐居後因命訓導周謐以董之斧者鋸者髹者塗者不期年間厥功告成大成殿明倫堂兩廡四齋尊經閣至善毓賢二堂道山觀德二亭靈星門學門儀門罔不修治復彩飾聖賢及歷代諸儒神像築杏壇一區立狀元解元二坊皆親書其扁徽文昌文正二祠移諸奥塏見者駭愕郡之耆艾私相謂曰吏不驚而民無擾何成功之若

是也教授臨川黎擴與予有鄰郡之誼走書謁文以紀其事予自謝病南歸久疏筆研固辭之而不可乃勉為言唐虞之世比屋可封無他教之至也三代以降雖沿革不同其文獻猶有可觀者自秦罷侯置守為吏者止知簿書敲扑而已尚何暇以歌青衿采芹乎侯之為此度越前人遠矣侯名堂字彥容由進士拜冬官主事陞郎中出知廣信累著能聲因丁內艱蘇守告闕都憲崔公時巡撫江南每難其人方會議京師聞侯服闋立請

于天官冢宰而假之衆論稱屈崔公曰屈之者所以伸之也不遇盤錯利器何甄兹而果能稱其言而光闡之不趨衆向顯揚名教激厲風俗雖文翁造蜀豈是過哉吾知蘇之人材過此必倍蓰矣他日棟明堂器清廟楫大川必有勝其任者則侯之功豈可泯乎因書以告來者大明天順五年歲次辛巳冬十月吉旦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吏部尚書前翰林院侍讀學士國史揔裁兼經筵講官致仕泰和王直撰

修蘇州府儒學記

陸釴

詩稱既作泮宮春秋書丹桓公之楹夫泮宮實修之而云作者以見修廢之功擬于創制而一楹之丹孔子不遺者豈非以尊室在所當愛哉蘇州郡學自范文正公割南園地為之而規模始著自後好義之士尋源索本往往歸重于兹故或為之增置齋閣或為之附益田租開建恢擴日新月盛而豐碑大刻紀載鋪張者亦不敢後焉其意豈不昭然哉國朝文制日興崇奬尤甚學宮

之修殆逾百楹生徒之衆亦克稱之教化之隆于茲見矣成化甲辰襄城張公邦鎮來按茲土視學之暇徘徊顧瞻見其規模雖宏而朽弊相繼棟宇雖完而凋落漸興以為天下之事為于其細者易為于其大者難與其為于其難孰若為于其易于是審其輕重緩急之宜而圖起廢更新之意視其可易者易之可因者因之晦者飾之腐者剔之摇者築之經始于談笑之餘而隂益前人之功成永固之業信哲人之為有見于幾先哉學功

告成而公以代去貳守毛公廷美實護其事覩成功之難歎曰襄城公兹舉非徒上安神祀下悦衆心實所以詔我後人而興起後學也蓋君子所重人咸重之君子所忽人咸忽之公重于學校如此所以感發奮厲者已在于不言之表且其規畫財用出于散漫收贖之餘而選徒用人在三時閒曠之日事成而人不勞吾徒不知所重焉豈理也哉于是伐石走書幣請余求文其上予時方負罪憂居謝不敢受而諸生皇甫信朱華道毛公

意懃懇諄複累累不已余曰古人大功廢業又曰三年之喪對而不問孤豈敢為毛公惜哉顧其情有未安而禮不敢違耳于是二生據余庭柱間相持者移日務于得請余乃重違毛公之命又感二生之專勤以為若茲者將安所處乎古人為邦君之命固有要經而從事者吾敢取以為口實可乎于是再拜而受之竊惟儲養樂育登崇俊良此上之所以寤寐而不忘者然勢不能周悉而憲臣者耳目所司所以延訪而博求者也張公

其知此者乎自余家居聞公修崑山學太倉學又修郡學三學賴以完整而生徒有歸教學得所張公之功也異時歌菁莪而咏棫樸者非公其誰與歸公能舉職毛公能承命不忘其艱是二公者皆所當書而復附子辭受之說者盖其事關風教余苟得所處則諸生將領于余使其失焉必將以咎于余而余因得以自省豈不可乎故併書之為記

蘇州府重修文廟記

吳寛

蘇有學于城南實創于魏國范文正公更五百年來所以修葺而開拓者惟賢守是頼至于今日規模益壯天下之言學者莫能過之故四方賢士大夫之道郡中以一遊其地為快然猶病文廟與學之弗稱也盖其制作非特視學為陋歲久且敝爾乃成化壬辰鄱陽邱侯霽來知府事政既克舉境内悉治嘆曰事神吾職也有如文廟敝陋孰任其過然吾未敢專也乃請于廵撫右副都御史洛陽畢公公從之則計財度工擇日而從事始

改作大成殿于舊址之北而侵于西者二丈有奇復作
靈星門南與殿直以甲午三月興工工垂完而報政于
京遂去任矣其年蠡吾劉侯璃自監察御史超擢來
代政治益善視此舉非得已而前功所當繼也未幾殿
與門竟成既而若兩廡若戟門若神廚皆以次改作崇
卑廣陿悉合程度言言潭潭迥異舊規而廟與學始稱
矣他日知長洲縣劉君輝知吳縣文君貴暨教授林君
智合言于寬以二侯之功不可泯者願記之以示後人

廣足以有容觀禮者美之雖然二侯之意豈徒為是勞費以充郡中美觀者哉禮行于斯樂奏于斯致尊崇于斯固所以申其報本之私若夫瞻拜之頃廟貌尊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油然興其希賢希聖之心者乎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二侯之深意安知不出于此且是廟之作凡以事神也惟夫前後之相濟彼此之無嫌而一出乎公其功遂不至廢推此道以治民此民所以同歸于治也歟寛故學之諸生也于二

侯無能為役因諸君之請敢忘其淺陋而書之初學門在廟街之東凡出入于學者必涉街以行郎侯以神人之分當嚴也顧旁近多居民民既喻其意皆樂徙去乃徙其門于靈星之西更為門于泮池之北以達于廟然後廟左學右截然以正後有賢守以廟學為事者其尚修之葺之以無隳其成功也哉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吳寬著

宫墻記

何澄

我國家列聖相承深仁厚德洽于人心迨今七八十年之久而學校之政尤惓惓焉設風紀之官以專提督而郡守縣令尤必致意于是者于以體朝廷興學育才之盛心祗奉德意而不敢忽焉者也姑蘇之為郡密邇京甸郡之有學實宋范文正公舍南園之地為之其子純禮因其舊而增益焉自宋至今二百餘年郡守學官因其敝而輒加修葺號為東南列郡之冠正統癸亥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錢唐鄭公顒行部至郡謁于廟廷顧

贍宮墻頽毀弗稱乃謂知府李公從智購隙地而增築之未及數月百堵皆興數仞之墻嚴翼端正僉謂余忝膺學職宜述其事以示永久夫學校育才有國之先務然而作興振舉惟繫于風紀之司與夫守令之賢蘇之學近日廵撫侍郎周公忱知府况公鍾倡而新之至于鄭公相繼興舉又得今知府李公奉承惟謹始完以偹豈非貞元會合自有其時而斯文之在天地間未嘗一日而消歇與夫綱常之道所以厚人倫美教化者雖亘

十高盈丈凡費錢以緡計五百遂刻石以記正統九年歲在甲子春三月吉日直隸蘇州府儒學教授劍江何澄撰文

范文正公祠堂記　　汪澤民

吳學之興始于文正范公此所以專祀公也宋景祐初天下郡縣未有學公守吳請而建焉吳為公父母之邦向得錢氏南園地將居之或謂是必世生公卿即以其地為學宫公之子恭獻公持節過郡葢新學給田由是

立祠禮殿後忠宣公恭獻公從祀尚賢報本典禮宜稱
至元再元年春正月𦃃攸及祀屋幾毁明年文學椽蔣
君伯昇至顧瞻摧圮懼神弗居告諸郡守掄才木陶甓
瓦易撤故朽完補踈漏棟宇隆敞像設儼肅秋九月始
事冬十有二月工乃告成工為日凡若干錢為緡凡若
干郡守通議道童公為署祠之扁蔣君偕公八世孫文
英來言曰公之祠于是也久矣若稽歲月紀載闕焉不
書諸石曷以永圖願記之澤民惟閒氣哲人學問本乎

六經蹈履合乎仁義元勳鉅德蔑以形容方慶歷中召對天章閣奏十事三曰積貢舉既用其說學校遍天下矧常聘安定胡先生主教吳士嗟乎興學立師羽翼斯道豈淺淺哉祭法禦大災扞大患于一時猶得祀之若公之功施于天下後世豈惟吳學宜祀之凡有學者皆可祀也夫奉祀固以致嚮往隆報効士之朝夕仰瞻又豈無感發其希賢之心者乎澤民夙仰公之高風隨牒公之鄉屢常拜公之像今以文字寓名祠下何其幸邪

遂不辭而為之記又明年歲在丁丑正月壬子立石承德郎平江路揔管推官汪澤民為文

新遷范文正公祠記　　黎擴

蘇州府學有宋大賢范文正公祠者蓋以公嘗典鄉郡割所得錢氏南園之地建學而立之也祠及公之子忠宣恭獻者以其復割前園之地益廣大其基而入之也祠舊在大成殿之後入路迂曲落地陰潤每經一雨草輙侵堦以致朔望之晨行香揖虔人跡罕至習為故常

今太守四明姚公堂治蘇之明年政通人和田穀大登乃嘆曰文正父子建學之功如此其大而其祠屋之地如此其僻可能報其功之萬一乎于是相址于二門之内泮池之南入道之右厥位面陽厥土燥剛鳩工築基卜日遷于其上棟楹梁桷之腐黒者易之蓋瓦級磚之破缺者補之增以藻飾繚以垣墻書以題扁中塑公像傍公子神儼然一家之氣象也思昔日范文正公為當時第一流人物忠義滿朝廷功名滿天下事業滿邊鄙

學之人才益感而益揚者實由乎一遷祠之所致也然
則姚公興學作人之功庸有既乎用是勒茲于石以示
來者

趙公生祠記

陳仁玉

古者釋奠必有合凡建學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今
郡國祀先賢于學宮猶古志也吳人自言子游氏北學
于洙泗以文學稱千數百載間碩大光明卓然見者若
陸宣公范文正公至今凜凜生氣文正公以景祐初守

者然祠不祠于趙公無豫洛爾學其能砥節礪行立道
成德忠君孝親建功植業增光于前聞人則所以報趙
公者不但香火之情而已也此公修建學宫之本意而
仁玉言之毋忽開慶元年五月丙寅門生通直郎軍器
監丞兼國史實録院校勘陳仁玉記

高文忠公專祠碑

高若鳳

天地間貞元之會嘗曠世而不一遇其遇之也必有非
常之人出乎其間以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以繼絶學

以開太平故孟軻氏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孟氏以命世之材而不遇貞元之會厥後漢之興高帝以馬上得天下而有陸賈說以詩書唐之興太宗定天下秉白旄黃鉞而有房杜以文學為之相三代而下漢唐有國皆數百年興王之運明良際遇非偶然也孟氏之說至是而益驗洪惟皇元太祖皇帝以神武興朔方太宗皇帝夷滅西夏龍戰鷹揚時方以驍勇相尚而高公智耀獨守儒術隱賀蘭山中太宗雅聞其賢

孔虔且俾余紀之使來者有所攷按禮經法施于民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令公以儒道佐我太宗皇帝世
祖皇帝使二帝三皇之治三綱五常之道粲然大明于
世則于施民之法定國之勞孰有加于此哉緬惟此邦
在宋仁宗范文正公仲淹以儒術參大政其子純仁位
至丞相而文正專祀之奉三百年如一日令公之德業
照耀史冊而子孫名位世濟其美與范氏等則此邦有
文正之專祠顯其前有文忠公專祠繼其後二專祠之

奉相為無窮凡過祠下而仰瞻者寧有不起敬而以為
儒道之可尊者乎或曰公之子孫蒸嘗之祭有家廟在
在公寧能舍家廟之祭而歆學校之祀乎曰家所獨也
專祠所同也公之神靈在天下如月在天但有此水即
有此月月之于水豈有所擇乎于是系之詩曰皇奮厥
武威震穹垠天戈所指悉主悉臣不有元哲孰開人文
貞元之會篤生異人隱于賀蘭韞玉席珍赫赫太宗徵
召是勤世皇撫運寵頒殊倫從容獻納非道不陳士脫

囚奴儒蠲徭役誦詩讀書人臯家稷茅拔茹連我公是力惟茲吳會專祠肇闢肖像儼然有嚴有翼祀事孔虔以報明德勒詩貞珉永永無斁至正元年二月立石

中書右丞浙西道宣慰使游資德生祠記

陳立武

大元混一天下至元乙亥冬師壓吳境今中書右丞浙西道宣慰使游資德自軍前隻身渡罨徇徑抵城下諭宣聖朝不殺之仁言焉而孚翌日舉城歸附公乃徧歷

閭巷家至户曉告語諄諄市不易肆民皆按堵咸曰生我者父母也更生者公也既而撫治吳郡安集勞來使寧爾家使畋爾田流通有歸矜寡有養直枉抑姦扶傷撿骸民生死無憾公之有德于民者甚大至于葺營砦而師之勞者安給糧米而軍之散者聚維揚駐兵飛漕六十餘萬石其在江陰通江者亦餉以二十萬而羸師用宿飽馬騰士歌公之有德于軍者甚深公曰非吾實能乃上恩也歸美報上吾其為士民先乃徧詰緇黃之

居悉奉粢盛供設俾各以其教祝天子萬壽與俯跪起
咫尺天威示民有尊咸震咸悚公又曰尊君親上然後
興學古制也曷敢不承暇日下車庠序禮祠先聖勉勵
儒生繼粟繼肉均得其養學舊有田多入于兼并公使
各復歸期于深衣韋帶之士莫不欣戴菁莪樂育之恩
越二稔公持節浙右士吏軍民兒童耆老擁馬首願留
公亦為遲行諭以肅將明命罔敢宿留既視事聲名不
減治郡時吳人之舉手加額曰吳屬郡也猶幸被公之

德于無窮歲壬午春入覲過吳重臨學宮丁寧諸生學不修且壞吾佐若費因得以葺故益新丹雘炳煥為他學最政事教化可以並行而不悖矣自昔有大功德者當世尊之百世誦之公之治民似龔黃馭軍似李郭興學似魯僖對揚王命似召穆公眞足以耀當今而垂後世盛美未述非闕典歟邦之人士相與謀立生祠于學俾立武屬辭而刻之石學者有天子萬壽之宮凡公之所以盡忠報國者無非為敬祈億萬斯年之地吾道永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